

影视小说

寻枪·跪下

凡一平 著

好看文丛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枪；跪下/凡一平著. - 北京：中国电影出版社，2002.1

ISBN 7-106-01864-3

I. ①寻…②跪… II. 凡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93371 号

责任编辑：兴安 刘玉

封面设计：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公司

版式设计：北京好看文化发展中心

责任校对：常守东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：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

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 11.75 字数/ 27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106-1864-3/I·0338

定 价 20.00 元

作者简介



凡一平，1964年7月生，广西都安县人，壮族，先后就读于河池师专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。十七岁在《诗刊》发表诗歌，十八岁发表小说。1997年—1999年被聘为广西首期签约作家。现居南宁。广西政协委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变性人手记》、小说集《浑身是戏》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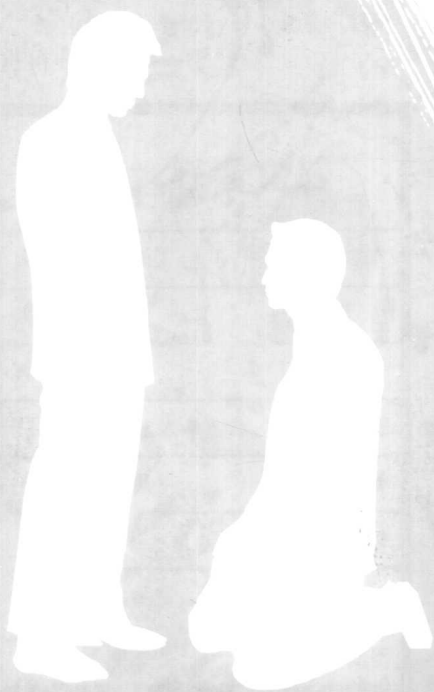


好看文丛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《与男人无关》 | 马枋/著 |
| 《偶然玫瑰》 | 朱碧/著 |
| 《谁的莲衣》 | 西门大官人/著 |
| 《花瓣糖果流浪年》 | 贺小晴/著 |
| 《死者的眼睛》 | 余以健/著 |
| 《你说你哪儿都敏感》 | 西门大官人/著 |
| 《有毒的婚姻》 | 赵凝/著 |
| 《伤口咚咚咚》 | 丁天/著 |



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010-64211658 64210708 64215659



电影《寻枪》

原著：凡一平

导演：陆川

马山——姜文

李小萌——宁静

韩芸——伍宇娟

拍摄：中国电影集团北影厂

电视剧《跪下》

原著：凡一平

编剧：周力军

导演：刘昕

马禾——吴若甫

宋扬——何家劲

朱南——张延

拍摄：中国长城艺术文化中心

责任编辑：兴安 刘玉

电子信箱：xingan2000@163.net

目 录

寻枪	1
跪下	35
第一章	
情感游戏	35
第二章	
请你来爱我	82
第三章	
把根留住	132
第四章	
女人漂亮男人聪明	164
第五章	
“叮咚”是女人	214
第六章	
情怀飘舞	267
第七章	
血色的子夜	310



马山醒后起床，发现枪不见了。平日睡觉，他都习惯把枪放在枕头底下，起身穿戴或临出门时把枪佩起。但今天马山在枕头下摸不着枪。他掀开枕头，像银行的出纳打开保险箱盖后看不到钱一样，不禁心里发毛。

枪呢？我的枪哪里去了？马山一面在卧室里翻衣抖被地寻找一面想。我平日都是放在枕头底下的，现在枕头底下是肯定没有了。棉被下也没有，床头柜里外也没有。床底下？也没有。都没有。枪能到哪去呢？

马山把搜寻范围从卧室扩大到客厅，又从客厅进展到女儿英英的房间。他左翻右翻，东张西望，最终也找不到想要的东西，像一个虽胆大心细却误入穷人家里的窃贼。

妻子韩芸从厨房里把早点端进客厅，见马山慌慌忙忙地翻这翻那，说你找什么？马山便想说枪，但枪字到了嘴里，又用牙齿咬住，像一个内向的男人，不敢对心爱的女人说爱一样。韩芸说说呀，找什么？马山说没找什么。韩芸说是不是找存折？存折夹在书里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三卷。不过你要存折干

什么？马山说我想看看里面还有多少钱？韩芸说还有多少钱？昨天给了你妹妹两千，还有多少你心中有数。马山说那就不看了。

马山吃着妻子煮的面条。看见面碗里比往日多了许多肉，而且味色别致，不像是妻子做的，就说哪来的这些肉？韩芸说哪来？饭店里吃剩的呗。你妹妹叫人打包，全给了我们。冰箱里塞满了，洗衣机里还有，不抓紧吃，只有请老鼠帮忙了。马山愣头愣脑地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韩芸用筷子近距离指着丈夫，说看把你喝醉的，到现在还醒不过来。你妹妹昨天结婚请酒，摆了四十桌，知不知道？

马山停止进食，说昨天我是不是喝醉了？

趴在酒桌上不省人事，你说醉了没有？韩芸说。

那……我是怎么回家的？马山说。

送回来的，你以为你自己还能走？

谁送？

我知道是谁送？当时我忙着侍候你妹妹，哪顾得上你？反正有人送。

那是我先回家，还是你先回家？

当然是你先回家。我回家的时候你已睡得像头猪一样。

那我怎么进得了家？

你身上没有钥匙呀？别人摸你身上要钥匙开门不就得了？

那英英呢？

英英跟我。哦，你还想她会跟你呀？看你那样子像个鬼。我头一次见你醉成那种样子。

高兴嘛，马山说，妹妹结婚。

韩芸说，你和我结婚的时候为什么不醉成那种样子？不高兴是吧？

马山说好了。他急躁地将筷子顶着掌心，筷子朝上掌心朝下，像裁判做暂停动作一样。然后他把筷子搁下。说我得赶紧到派出所去，今天英英你送。

韩芸瞄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说去那么早干吗？

有要紧事。马山说。

马山到派出所的时候，除了值班的两名警察，其他的人都不在。两名警察一个叫黄恩一个叫何炳军，见了马山异口同声地说人头马，早。马山说早。人头马是马山的外号，由来是前几年他岳父在省城治病，手术之前妻子韩芸叫他把手术费送去。马山凑够手术费到了省城。韩芸说得给主持手术的医生送红包，还得请他吃饭，不然万一出差错怎么办？妻子的意思是只要请医生吃饭和送了红包，手术就不会出问题或没有万一。马山想这是关系到对妻子和岳父的感情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他盘点了身上的经费后，认为可以匀出一千元钱，五百元钱做为红包，五百元请吃饭。他把医生请了出来，还请医生选定酒家。医生带着他进了一家西餐厅，因为医生说他在国外留学多年，习惯了吃西餐。两人坐下后，马山请医生点菜，但医生说客随主便。马山就拿过菜单来点。菜单上的菜都标明价格，但马山把价格的小数点全看错了！比如他看见人头马（瓶）1888.8元（人民币），误以为是188.88元。他想久闻人头马名贵，其实也贵不到哪去，不就一百八十八么？比国酒茅台还便宜。既然医生习惯吃西餐，肯定也习惯了喝洋酒。既然有心请人家吃饭，就要让人吃得满意，喝得满意。另外我也从未喝过洋酒，今天借这个机会或托眼前这位医生乃至岳父的福，开开洋荤。人头马就人头马，来它一瓶何妨！酒两百块，菜三百块，反正不突破预算就成。于是就点。吃喝的过程中，满面红光的医生对马山佩服之至。他说其实呀，我从国外回来后，很

少能吃到西餐，平时病人亲属请吃饭，我是不忍心叫到西餐馆来的。今天也就见你是个警察，请得起，才心狠这么一回。马山说这没什么，请得起请得起。医生说还是你们当警察的好哇，能耐大，收入又高。马山说哪里哪里，比不上你们当医生的强，拿手术刀救人，这才叫有能耐。医生说不，还是拿手枪的比拿手术刀厉害，了不得。他端起酒杯，说来，借花献佛，敬你一杯。马山说干杯！名酒入腹，再加上医生的由衷褒扬。马山不禁有些飘飘然。那时刻他还不知道他将为付出沉重的代价。饭罢结帐，一看帐单，5000元，马山傻了眼。他先是以以为店家算错了，一复核才知道起先是自己看错了小数点。事到如今争执是无用的，再说有即将给岳父大人做手术的医生在场，不好闹呀。只有认了，交钱。打九折，九五四千五，还是看在医生的面子上。本来打算吃饭后送给医生的红包也不能送了，吃饭都花了五千，红包还不得一样是五千呀？！出了餐馆，还得毕恭毕敬地嘱托医生，我岳父的病全靠你的神刀妙手了。医生说你放心，你岳父肺癌早期，手术后保证活十年八年没问题。有了医生的保证，可岳父的这期手术费挪用了三分之一，而且明天就交，不够了怎么办？把情况如实告诉妻子，可这时候能告诉她吗？那比告诉岳父患了癌症打击还大。只有自己再想办法。于是打电话给派出所领导，又借。所长韦解放说现在下班了，我一下子去哪里搞得到五千块钱？马山说我临来前刚探明学荣街13号是个赌窝，还来不及去捣。今晚你叫人去捣吧，罚没款先借五千元给我。所长韦解放说好吧。成功了，我派人连夜给你送去。第二天中午，马山在医院门口焦急地等来了送钱的人，就是黄恩。黄恩说所长交代了，你得把借钱的原因理由讲清楚，因为这是罚没款，动用是违法的。马山就把事实经过告诉黄恩，还写了欠条给他带回去。黄恩回去一讲，

听到的人全笑。马山人尚在省城，外号就已经给他安好叫开了。人头马不仅是西门镇派出所的人叫，连县公安局的人也叫。公安局长樊家智有一次见了马山，说好样的，有种，我们县这些当公安的，谁喝过人头马？只有你一个。叫你人头马当之无愧！后来这事让县纪委的人知道了，下来调查，当查明马山一餐饭吃掉五千元是属于挨宰、上当而不是公款挥霍时，对马山不仅不予追究，反而深表同情。而现在，枪不见，性质可不同丢失四五千元，这可不是玩笑。

马山和值班的黄恩、何炳军打声招呼后一直走到大立柜的跟前。大立柜是保管派出所干警物品用的，分成十几个方格，像澡堂里衣柜的样式，每名干警都有一个，用来保存各自的便衣、警服和枪械等物品。马山取出钥匙打开属于自己那一格柜桶的门锁，他想说不定枪就锁在柜桶里，或许昨天去赴宴的时候压根儿就没带枪。他先看见警服，昨天临离开时换下的，因为他觉得穿着警服去参加婚宴不太适宜，显得严肃了些，容易使人紧张和反感，何况是去参加妹妹的婚宴，还是穿便衣的好。既然警服在柜桶里，枪可能就埋在警服下面。他撩开警服，看见一顶帽子，撩开帽子，看见一付手铐，但就是看不见枪。他的心头发毛，那感觉就像早晨掀开枕头时一样，而且还要加重。

马山换上警服，然后跟黄恩说，黄恩，等一会所长来了，你跟他说我请一个上午的假。黄恩说他要问原因我怎么说？马山说你就说，我妹妹马华刚落夫家，我过去看看。摩托车我开走了。

马山看见妹夫梁青天家的六层高楼，突出在一片普遍三层的楼群中，像一名超级巨人站在常人的队列里。然后他看见梁青天家的狼狗，朝他吠叫。他妈的，这条狗连警察都不怕，马

山想。接着，在狗吠声中，老镇长梁仁贵从楼门内出来，看见马山，就对狗说梁卫，是自家人。狗一听，就不吠了。马山从摩托车上下来，说梁镇长，你好。梁仁贵说唉，都是自家人，叫什么镇长，再说我已不是镇长了。马山笑，看着正对他昂头摇尾的狗说它真可爱，名字也蛮有意思，梁卫，梁家卫士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梁仁贵说看看门而已，紧要关头，还得依靠你们当警察的呀。马山说好说好看。

马山看见妹妹马华从楼上下来，边下楼梯边梳头，一脸的慵懒疲倦，像林黛玉似的，一看就知道纵欲过度了。要不是我来了公公上楼去叫，肯定现在还睡，马山想。马华见了哥哥，高兴地说哥，昨晚你没事吧？马山说没事。马华说我看见你醉了。谁敬你都喝，像青天一样。马山说梁家这边的人老灌我，不喝不行呀。马华说谁让你当马家的代表了，又是我哥。马山说青天没事吧？马华说他拿的酒瓶里装的全是冷开水，哪里会醉？马山说我真笨，不会装。马华说你这么早来，有事？马山说我想问问，昨晚我喝醉了，没掉什么东西让人捡起吧？马华说没有呀？我不知道。马山说那你知道是谁把我送回家吗？马华说也不知道，我问青天。正说着，梁青天下楼来，说哥，你来了。马山说哎，青天。马华说青天，哥昨晚没掉什么东西有人捡起交给你吧？梁青天说没有呀？马华说那你知道是谁把我送回家吗？梁青天说知道，我叫我的两个哥们送的。马山说谁？梁青天说周长江。马山说知道了，还有谁？梁青天说还有一个县里来的，叫田肖人。他有车，我叫他开车送你。马山说哦，是长得像葛优的那个？梁青天说有什么问题吗？马山没有。梁青天说看你的神色肯定有，说吧。马山说不过……只是丢了一块手表。青天说我哥们会要你的手表？他接着转头对马华说你上楼把我的手表拿下来。马华就上楼把手表拿下来，交

给梁青天，梁青天又把表递给马山，说给你，劳力士。马山说这不是我的表。梁青天说送给你的。马山说不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要。梁青天说谁跟谁呀？兄弟之间送礼不算行贿受贿吧？马华说哥，给你你就拿吧。马山说好，我先拿，等我的手表找到了，再还给你。

离开妹夫梁青天的家，马山骑着摩托车，像骑着马一样在宽广兴旺的西门镇跑动。他穿街入巷，耳聪目明，像一个搜寻目标的猎手。最后他在建和街7号李小萌住处找到了周长江。李小萌是镇文化站的干部，俏丽风骚，除了她在县中学当总务的丈夫蒙在鼓里之外，大多数人都知道她外号叫潘金莲，那么凡是和她有染的男人则被称之为西门庆。为了区别，男人姓刘，就叫刘西门庆，姓廖，就叫廖西门庆，依此类推，可想而知周长江不可能不是周西门庆——他可是西门镇第一个拿大哥大的人。

李小萌的房门居然是周长江来开，因为周长江听到敲门以为是去上班的李小萌又回来了。但开门却见是马山。双方都吃一惊。周长江说马哥你也来找李小萌呀？马山说不是。周长江说人都来了还说不是？是就是呗，我不在乎。不过李小萌不在。马山说我是来找你的。周长江说找我？你到李小萌这里来找我？马山说因为我估计你在这。周长江说找我有什么事？马山关上门，说昨晚是不是你送我回家？周长江说是呀。马山说还有谁？周长江说我和你妹夫的一个哥们，在县里面，叫田肖人。马山说我有一样东西是不是你们帮保管了？周长江说没有呀？什么东西？马山说什么东西不用我说，你们拿了你们就懂。周长江说我不懂，我真的没拿。马山说别开玩笑，这可开不得玩笑。周长江说我不开玩笑。马山说不是你拿，就是田肖人拿。周长江说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没拿。马山说长江，看在你



哥哥是我的战友而你是我妹夫的哥们这层关系上，我先把好话说在前头，我的东西你们拿了就拿了，马上还给我，我当是你们做好事，我谢谢你们。但如果你们拿了不交出来，不还我，那……马山欲言又止，因为他觉得下面想说的话不用说周长江也明白。但周长江说马哥，你说来说去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马山瞠目结舌，像一个被无耻之徒惹怒而引起血压升高或心绞痛的好人，他指着周长江说你，你你……马山连说了三个你，也讲不下去，像一个结巴。刚才是能把话讲完不讲，现在是想讲讲不出。

我什么？周长江说，我送你回家到头来反而被你诬陷拿你东西？我拿你什么东西了？你有什么东西好拿的？你有钱吗？或者你有文物、金元宝？

周长江口气很硬，像一个没有被抓住把柄而又被纪委叫去问话的党政干部。他点了钱、金元宝等几样东西，那都是马山没有或缺乏的，而马山具备并且关心的，他就是不点。他为什么不提手枪？马山想，他知道一个警察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手枪。马山还记得两年前有一次执行任务，为了与指挥部联络方便，他去跟周长江借手机。那时候西门镇刚开通程控移动电话，有手机的人寥寥无几，只有镇长、书记和最早阔起来的生意人才有。那么作为财富或权力象征的（大哥大）手机，号称西门镇最年轻的阔爷周长江不可能不买，而且是第一个买——邮电所放出几个吉祥的号码来拍卖，引人注目的一个号是9018018，最终被周长江以两万元（不含入网费和机身费）的标价获得。这使当时已露富摆阔的周长江更显尊贵。马山那时想，我战友的弟弟真有出息。周黄河，你在天之灵如果有知你弟弟这么出息，可以含慰于九泉了。周黄河与马山同于1983年入伍，又同在一个班。1984年5月16日，周黄河牺牲于法

卡山。1986年马山退伍复员回到西门镇时，周长江高中还未毕业。马山考试被录用为警察那年，周长江高考落榜，在街上摆起了小烟摊。马山见了还说长江，再考一次吧，经济上我可以支持你了。周长江说马哥，谢谢你，你要支持我的话就跟我买烟，而且这是最好的支持。马山无奈，掏钱买烟，而且一买就是两条。马山习惯抽烟就是从那时开始。转眼几年过去，马山在周长江面前，已不敢再说关心体贴的话了。周长江已俨然是老板派头，有随从，有摩托车。现在又有大哥大——

长江，有一件事求你支持。马山记得当时这么说。把你的大哥大借给我用一个晚上。

周长江说不行。

就一个晚上明天早上一定还你。

周长江说不行。借钱可以，我宁可借钱给你，一年两年不还都无所谓。但手机不能借。

为什么不能借？马山说，我不是乱借你的手机有急用才借。

周长江说我问你，你的手枪能借吗？不能吧？我是做生意的，手机就像你当警察的手枪一样，离不了身的。

马山哑口无言，悻悻地走开。回到派出所，从腰后拔出手枪，摆在掌上，像把商品放在秤盘上。他把手掌高高举起，手臂像失重的秤杆一样下斜。我操，他想，原来是拿手枪的份量重威风，现在是拿手机的人牛逼！现在的人拿手机，就像或相当于过去的人拿手枪一样。

马山想起以前跟周长江借手机受到的冷遇，现在又被奚落，更是怨中添恨，像是雪上加霜，或像火上添油。

周长江，你听着。没有我要找而找不到的东西。我的东西我一定找到，非找到不可！

下午，马山到派出所，准备把丢枪的事向所长报告，因为他已经找了一个上午和中午，寻问了与婚宴有关的主要人员，都没有他要找的失物——离开周长江后，他还去了大壮饭店，那是昨天举行婚宴的地方。饭店老板常建军把所有服务员集中到大厅，像士兵一样排好队，然后说有谁捡到东西没有？拾金不昧者重重有赏！服务员中有的说捡到打火机，有的说捡到半包香烟，还有的说捡到手套一只，就是没有说捡到手枪的。马山听了直摇头。老板常建军说你们捡到的这些东西，全是该雷锋和小学生捡的，不算，不能得奖！然后宣布解散。马山便又以饭店作为起点，沿着回家的路线走。他在每一个可疑的地点都停下来，下车走一走，环顾一番，借以勾起对昨天晚上的一些记忆。临近西门镇中学的时候，在一块已经被卖掉但还没有兴建楼宅的水田边，马山忽然想起昨天晚上他中途下过一次车，因为他要撒尿。他记得撒尿的地方黑黢黢的没有灯火，并且尿着落的声音特别，那是水浇到水里的反响，像雨点敲打河的表面。这一带没有河，像河的地方无疑是这块灌满了水的水田。另外，马山记得他似乎还大便了。那么，枪是不是在大便的时候掉进水田里了呢？马山想到这里，毫不犹豫地脱掉鞋袜，赤脚走进水田里。水田里的水浸到马山的膝盖以下，但刺痛的感觉却遍及全身。这是元月的水。马山弯着腰，两只手像犁铧一样插在水里泥里，然后一步一步地移动。他的姿势动作像是插秧，但更像是摸鱼。摸索的时候，不断地有人路过，大都认识马山，几乎都问马公安，摸什么呐？马山就说摸几条泥鳅，给老人煮汤补身。后来西门镇中学放学了，成百上千的学生像无缰的马群飞奔而过，但也有不少停下来，他们大都是韩芸的学生，好奇地观看他们的班主任或任课老师的丈夫，在没有秧苗的水田里干什么？当一无所获而浑身泥污的马山回到家里，妻

子韩芸说你怎么啦？又喝醉了摔进田里是不是？马山说不是。

派出所所长韦解放一见马山，说马山，我们谈一谈。马山看所长一本正经，并且不叫他人头马而叫大名，心想我的枪是不是已经被人捡到交到派出所了？我正要跟他谈手枪的事哩。所长韦解放把马山带进所长办公室坐下后，拉开抽屉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表。马山看见是一份表，心里既遗憾又紧张，怎么是一份表呢？他想。他希望所长拿出的是一把枪，他的编号为000247的五四手枪。所长韦解放先把表放在桌上，说马山，局里1997年度先进个人，今天上午经过所领导讨论研究，认为你在去年的工作中，积极努力，不怕困难，勇于斗争，破案率高，所以决定报你。你把表填一下，交给我，然后上报。马山听了摆手，说不不不，我不要先进，我当不了先进。韦解放说你当不了先进谁当先进？去年好几起特大杀人抢劫案都是你主力告破的，功劳不先归你归谁？马山说归派出所，归领导。韦解放说那是集体。先进集体局里也让我们所报材料。先进集体我们所有希望得，先进个人我们报你把握最大。马山说不行，我不行。韦解放说这次评上先进是有奖金的，你以为跟以前一样？据说先进集体拿三万，先进个人是三千。有这份奖金，我们不是好过年吗？你不是更好过吗？马山说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……韦解放打断说，我懂你的意思。你的意思是你也有不少的缺点毛病，比如说爱喝酒呀，不爱参加理论学习呀，爱破大案不爱抓赌抓嫖呀，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毛泽东那么高瞻远瞩的人物选老婆还选错了呢，前面几个都不错，就是后面选江青选错了。告诉你，这次评先进比的是谁破的案多。你不仅破的案多，而且都是大案要案，局里口头表扬了你几次，只有推你当了先进我们才有希望拿到先进集体。就像……就像一个运动队，只有有人拿了冠军，运动队才有荣誉一